

我觉得年轻人写一些与自身利益相关，与自身生活相关的主题更好！此外，希望青年人的笔尖更有锋芒，体现出青年人应有的锐气。

去不是那么的耳目一新，似乎有点“高考感”。”毛尖称，原想从青少年的文章中看到一些“更狂悖的想法”。

不过，张涛甫教授从“社论”这一体裁的特殊性上解读说，“社论”不同于一般媒体“评论”。“社论”理论上代表一家媒体的观点，因此行文需要有稳重的一面。

未来，用怎样的“笔”表达？

人工智能时代，所有提笔写作的人，都不得不适应人工智能带来的新环境。陈思和教授坦言，“现在人工智能也能写文章，而且写得蛮漂亮的”。

“这可怎么办？”

新技术带来的困扰，人类历史上已经经历了多次。以中华文化而论，文字发明之前，恐怕只有朗朗上口的有韵脚的诗篇能够成为口头文学，并流传、传承。实物载体出现以后，从甲骨文、金文到大篆、小篆，字体的变化实际上是在适应载体由龟甲兽骨、钟鼎、石鼓转到竹简。而竹简所能承载的信息，与甲骨相比，就犹如日后的5英寸电脑软盘与纸张的区别一般。换言之，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第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也诞生了诸子百家，乃至流传至今且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华经典文章。其中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庄子》《孙子兵法》等等中一些文字，思辨性的语言，夹叙夹议的风格，是不是也给当代时评以丰富的养料？

纸张和印刷术的逐步发明，令文章可以写得越来越长——从唐宋传奇这种短篇，到明清时期可以有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这样的长篇小说。

就媒体来说，文章并非越长越好。2024年9月9日是《新民晚报》创刊95周年。“林放不老——赵超构手迹暨《延安一月》出版80周年展”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举办。

笔名林放的赵超构先生在1956年主持《新民报》改版之际，曾提出“短些，短些，再短些；广些，广些，再广些；软些，软些，

再软些”的“三句口号”。林放所撰写的“未晚谈”杂文，篇幅都不长。这些大多写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章，影响力穿越了时代！

在微博上，有一位名为“无名花”的博主在2022年仍在读《未晚谈》，且不吝发表对赵超构老文章的喜爱之情，贴出这么一段文字：“豆干小文章，字字赛金针。言浅出深理，情挚扬激愤。痛诋假恶丑，力倡美善真。文章得民心，举旗明爱憎。”

及至如今，由赵超构用笔写作于纸上，排印于铅与火的时代的《未晚谈》早已跃然网上——在传统的PC端，在微博微信等所谓“两微端”，甚至在抖音、今日头条等等端口，以不同的方式仍有传播。

回看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国内的报刊开始大规模告别铅与火的印刷时代，改为电脑排版印刷。当时无论是编辑记者还是投稿作者，都面临“换笔”的问题！如今即将闯入5G时代，是不是又得面临新一轮“换笔”？

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陈羽麟同学的铜笔奖作品《专我所长，择我所爱》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。陈羽麟关注到的新闻事件是有关北京大学学子钟芙蓉的。以676高分考入北大考古学的留守女孩钟芙蓉，荣获敦煌研究院石窟考古岗位面试第一名的成绩。她即将奔赴敦煌，为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奋斗。陈羽麟亮出自己鲜明的观点：“在高速发展的今天，热门专业可能

第二届新民青少年社论大赛于2024年6月启动。摄影/王哲

